



戒酒了

□任正铭



日前,在合川和几个同学一起吃饭。突然间发现,大家都不饮酒,饭桌上的氛围轻松、恬淡。

有一个段子:甲问乙“你能喝多少瓶啤酒”,乙笑而不答,伸出一根食指。甲问:“一瓶啤酒?”乙说:“一直喝。”我曾经就是那个“乙”。

在昆明黄土坡我上班的单位附近,曾经有一家自助火锅店,叫“老兵烧烤”。老板是个退伍军人。有一次我们去吃饭,发现已经关张了。我问老板为什么不做了?老板笑着说:“被你们喝垮了。”我虽然知道他是在开玩笑,可我也晓得我们正年轻的几个朋友,都特别能喝。喝啤酒都是用“件”计,以至都被朋友称之为喝啤酒的“漏斗”。

说来,我与酒结缘,还是在儿童时代。那时,母亲为了帮助睡眠,临睡前总要喝一小杯白酒。喝酒时,她总会用筷子蘸一点酒放在我嘴里,让我尝尝。那时感到酒好辣,像火。在那无书可读的年代,曾记得有一个初中同学,在合川钟鼓楼下的一家冷酒馆,请两三个同学偷着学喝酒,我也被邀请了。那是我真正的第一次喝酒,感觉就像喝药。

后来,我当了知青,被农民邀请到家里喝酒是常事,当然喝的是又苦又辣的红苕酒。十几岁的我,确实害怕端那种按圈子轮着喝一口后,再递给下一个人的酒碗,可又不得不喝,生怕因此得罪了主人。那个时候,我已经知道了有一种成长叫喝酒。

后来,我到了合川最偏远的地方教书,也学着那些老教师,靠喝酒驱寒,酒也逐渐成了我形影不离的朋友。再后来,喝酒成了我的工作之一。我在一家企业做秘书,迎来送往不得不喝。在当时,酒杯一端,第一次见面的人好像就成了朋友,说话办事都顺利。

之后,我看到的一篇文章更助长了我喝

酒的“气焰”。文章说:一个大学生回到农村,一直要求父亲戒酒,可每天见父亲为给他筹集学费,天不亮就担着卖货的担子串田坎、走院子地卖一点麸醋酱油,晚上回家就着一点炒黄豆,喝了酒便倒头大睡,第二天天不亮又出门了。于是,这个大学生慨叹自己有什么理由去禁止父亲这一点小小的嗜好?

我不抽烟,不喝茶,也不喝咖啡,就喝一点啤酒而已。在为自己找到喝酒的理由后,我喝酒就更加肆无忌惮了。久而久之,我喝酒的声誉也在单位日渐鹊起。有一次喝了酒回家,看见家里的灯光,却不知道怎样回去,不得不打电话让妻子来接。更加汗颜的是,我还经历过三次因喝酒而造成的小事故。

我戒酒了。没有任何人要求,是我自己戒掉的。那是去年11月4日的晚上,我在合川一家餐厅吃饭,偶然发现隔壁一桌人,且多是男同胞,围在一起吃饭是那样的安静、闲适,不像我们这一桌大呼小叫、觥筹交错。那种势不可挡的喧闹,让四周的人不断蹙眉头,很是不满。

忽然之间,我想起有一年我和同事们在北京的一个餐厅喝酒,也是这样的场景。我们用四川话大声划拳,看热闹的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,那时还挺得意。现在想来,就像被人看猴戏一样。

不知是自省,还是理性油然而起,我决心从此不再喝酒。戒酒已经有一年多了,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不喝酒而失去什么,反倒觉得身体轻松起来。而更可贵的是,我发现自己不喝酒后,为人处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,对什么都不像原来那样计较,竟有了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我的班长兄弟

□徐昌斌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在重庆双桥一家国有企业专职消防队工作。我们消防队是一个年富力强的战斗集体,尽管已经离开消防队多年,但大多数消防队员的名字我还能记起,他们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,记忆最深的是一位班长,我亲切称他为“班长兄弟”,我们多次联手扑救火灾,是一对黄金搭档,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兄弟情感。

一年初夏,我在消防队值班,凌晨3点过,火警电铃骤然响起,我一骨碌爬起来,穿上衣服,抓起头盔登上了消防车。电话员报告是工厂热处理车间失火,我心里一沉:热处理车间是个重点防火部位,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,今晚是一场大战,更是一场恶战啊!队员们迅速登上车,消防车拉响警报冲出了车库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战斗员,包括我和班长兄弟一共7人,我叮嘱班长兄弟要注意安全,千万不要出现意外。

我们到达现场时,热处理车间已是浓烟滚滚,卷起十余米高的火舌,站在50米开外也能感觉到热浪袭人。失火的一套是进口的现代化淬火设备,价值昂贵,设备地下室还有20多吨重油,危险就摆在我们面前。面对熊熊大火,我当即命令班长兄弟按照灭火预案展开扑救。班长兄弟打了一声招呼,就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冲了上去,我也抓起一块湿毛巾冲了上去……

热处理车间是个密闭车间,重油燃烧消耗了空气中大量的氧,口鼻全是燃烧后产生的炭黑,滚烫的指挥服紧贴着皮肤,好像时刻会烤燃一样,我让队员将泡沫液浇在自己身上,在炙热最难耐时,甚至用二氧化碳灭火器里的干冰直接喷向自己的身体。突然,一名队员报告说班长昏倒了。我急忙奔过去,与一名队员将他抬了出去,此时,联动的救护车赶到现场,我请求他们用最好的医生抢救班长兄弟。随后,我返回火场最前沿,继续与大火搏斗……最终,这场大火在上午10点被彻底扑灭。

灭火战斗结束后,我急忙赶到医院,班长兄弟躺在病床上,还在打着点滴,身体并无大碍,我冲上前去紧紧抱住他,眼角噙满了泪水。疲惫不堪的班长兄弟也紧紧地抱着我,泪水从他的脸颊流了下来。

还有一次出警,班长兄弟又与我搭档,火灾现场是一处闹市区的两层串夹结构的居民小楼,火势凶猛。我拉着班长兄弟攀爬上房顶,指挥灭火,突然,过火后的房梁梁檩垮塌,我俩同时掉进底楼屋内,腿部、手臂被挂花,面积存有大量过火的木炭,战斗靴烫得要命,四周黑咕隆咚的,对讲机摔坏喊不出话。当时,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,一定要想办法突围出去。我对班长兄弟说,你身体轻盈,踩在我肩膀上,去抓房梁断木攀爬出去。他身手敏捷,踏着我的肩膀,跳跃了一下就抓住了一根房梁,顺势跃了上去。在班长兄弟和其他队员的帮助下,我也顺利脱离了困境。

我与班长兄弟并肩作战多年,一起训练学习,一起赴汤蹈火,一起出生入死,我们早已是生死之交的战友,更是互帮互助的朋友。

5年后,班长兄弟分配到一家物流公司从事安全工作,在新岗位上,他勤勤恳恳地工作,成为单位的骨干,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后来,班长兄弟辞职回到家乡创业,开超市、做餐饮、搞装修,经历了许多的挫折和困难,但他一直没有放弃,最终在家乡站稳了脚跟。再后来,他转型做起了电商,利用互联网与农产品无缝对接,将藏在深山里的优质农产品推向市场。

前些年,我也离开消防队,来到重庆主城一家汽车公司工作。后来,消防队的老兄弟们建了微信群,大家时不时聊起消防队的往事,聊起在火场上洒下的鲜血与泪水。又有好几年没与班长兄弟见面了,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?还怪想他的! (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)

能懂的诗

秋雨

□冯茜

雨的前世是天上的小水

先是风,裹挟着黑云出现
所有的水都被冻住
带着情绪,在寒冷的云层下试图起伏

它们穿过自己
来到夏日的侧面
和我共用今年酷暑

雷声从山脊背后赶过来
晾晒着闪电
晴朗的最后一个部分被劈掉了

雨来的时候,一边下
一边审视着另外一些自己
此时,大地是个巨大的竹篮子
里面装着
空荡的我和人间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鹤得转专栏

戏言成真

□武辉夏

1971年,我和夫人去西区公园(重庆动物园)划船。不料,船一晃荡,夫人的一只凉鞋掉进了桃花溪,我请人下河将凉鞋捡了回来,夫人埋怨我划船不小心,笑说:“把你这个猴儿(我属猴)关到动物园里。”

当时,我正在土桥供销社做临时美工,供销社有一个人认识西区公园的人,他对我说:“西区公园要招一个美工,你画得这么好,应该去那儿工作,可以更好地发挥才能。”在他的引荐下,我认识了美工吴经正、张兴淦等人,他们热情地带我去见李主任。李主任说:“我们的确需要一个画画的美工,但是要看你画得好不好呀?”于是,便叫我在西区公园大门的一堵大墙(至今仍在)上画动物。我在门口搭了几层竹架,爬上爬

下画了一个月,画了很多动物。李主任看了说:“画得好,明天正式上班,一年后转正。”

不想夫人一句戏言,竟在一个多月后成了事实,我居然在动物园工作了30多年,直到退休,等于被“关”在了动物园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)



武辉夏作品

不下雪的老家

□黎强

我的老家在山梁的半坡上,打我记事起,就没下过雪。

迈出家门口的土坝子往下,一条清冽冽的小溪哼着山歌民谣,叮叮咚咚地流淌着。小溪里可捉鱼摸虾,可撇开石头抓螃蟹,还可在河沟的石壁土坎中抓山螺蛳。小鱼小虾螃蟹当然是拿回家油炸,而肥肥的山螺蛳则是家里鸭子的美餐。吃了山螺蛳的鸭子下蛋多,蛋大,人见人爱。

老家的屋后,有一眼亮汪汪的老井,终年盈满甘甜的水。淘米、洗菜、洗衣、洗锄头等用水,都出自这眼老井。一眼老井,早已融入老家的烟火。老井旁边,一条羊肠小路直拐进青桐林、苞谷林、柑子林,就像一册永远读不完的童话故事书,牵引着孩子们贪玩的童心童趣。

在半坡长大的娃儿们,从光着脚丫在小溪里捕获河鲜时就在想,什么时候我的老家也像别人的老家一样,下一场飘飘扬扬的雪,把山垭口的大路、老房子后面的山坡以及庄稼地里的包包白、莴笋、菠菜、大葱、蒜苗,染得雪白雪白的呀。

春耕之后,老家飘来的全是清新的泥土香,娃儿们追逐蝴蝶、闻着花香,暂时忘记了惦念下雪的事儿。一晃到了蝉鸣的夏季,火辣辣的太阳也不能阻挡孩子们去青桐林捕知了、粘绿蚊的快乐,一支支小竹竿头上裹着用蜘蛛丝团的小球,非常黏,成为抓捕知了、绿蚊的利器。知了、绿蚊一粘上,就不掉、逃不脱。孩子们兴奋至极,笑声在青桐林里久久回荡。

秋季眨眼就来了。在稻菽千重浪的时候,娃儿们用秸秆做纸风车,在田坎上撒欢,跑进金黄色的稻田里,跑进从山里人家屋顶上飘出来的袅袅炊烟中,跑到黑黢黢圆滚滚的晒坝石碾前,看着扬谷的父亲汗流浃背……

老家的冬天,冷得无法形容。寒风,嗖嗖地从小溪河河谷灌进来,在垭口前呜呜地响着,娃儿们的手禁不住这样的寒冷,不几天就裂开口、生了冻疮,小手指就像熟透的红萝卜,晚上不得不用廉价的蚌壳油擦拭消肿祛痛。而天性使然的娃儿们,此刻想起的还是藏在心底的愿望——看一场老家的雪景。入夜,从蓝色粗麻布被窝中伸出小脑袋,死死盯着老墙上的木窗,好想有雪白雪白的雪花飘进来,哪怕只有一片两片也好。

第二天天未大亮,盼着下雪的娃儿们一骨碌翻身起床,穿好棉衣棉裤棉鞋,打开厚重的大门,娃儿们挤了出去,径直跑到屋后面堆放草垛的坡地高处,向着旷野搜寻雪花的影子。而雪花没有,有的是一阵一阵的寒意直溜溜灌进孩子们的小脖子里,对面山尖上的黛色,还在冬雾将尽中挂着。

从山坡下来,孩子们惊奇地发现,菜地里包包白青绿硕大的叶子上铺满了或厚或薄的亮晶晶的霜冰,老人家习惯叫它“凝冰儿”。娃儿们一窝蜂扑向菜地,收集冰块,不停把玩,仿佛这就是老家下雪带来的一样。那神情,那喜欢,真是溢于言表。

玩得兴起,不知道是哪个娃儿开始恶作剧,将透心凉的冰碴忽地放进另外一个娃儿的颈脖里,顺势滑进背心里,那股冷呀,把本来就被老家早晨寒风吹得鼻涕连连的孩子冷得一个激灵,“哇”的一声,把手里的冰碴气呼呼地掷向惹事儿的娃儿脸上。孩子们并不生气,反而在山野间来了一场“凝冰儿仗”,我扔你,你扔我,有敌有我,又无敌无我。可怜那鲜嫩嫩、青绿绿的包包白哟,经孩子们一通蹂躏,好端端的一地冬白菜伤残破碎了不少。

回到家里,娃儿们自然免不了被大人一顿呵斥责骂。不等吃早餐,大人们已经把“烘笼”加些炭火,递在娃儿们冷得像冰棍儿的手中。娃儿们一边烤火,一边还盯着屋外的山峦和乡野,嘴上自言自语:“人家的冬天都要下雪,好好看哟!” 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